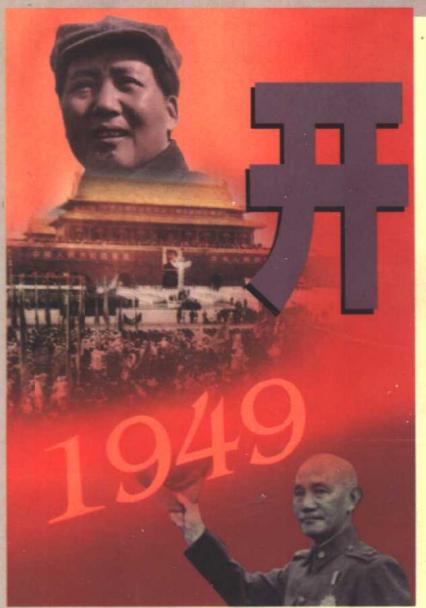


命运敲门的274天



开天日记

黄献国著

命运敲门的 274 天

人心 民心

决定命运国运

得天下 必先得民心

失天下 必然失民心



北京文艺出版社

K26
9

72993

开天日记

一九四九命运敲门的274天

黄献国·著

北京文海出版社
BEIYUEWENYICHUBANSHE

开天日记
——一九四九·命运敲门的274天
黄献国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山西省经贸委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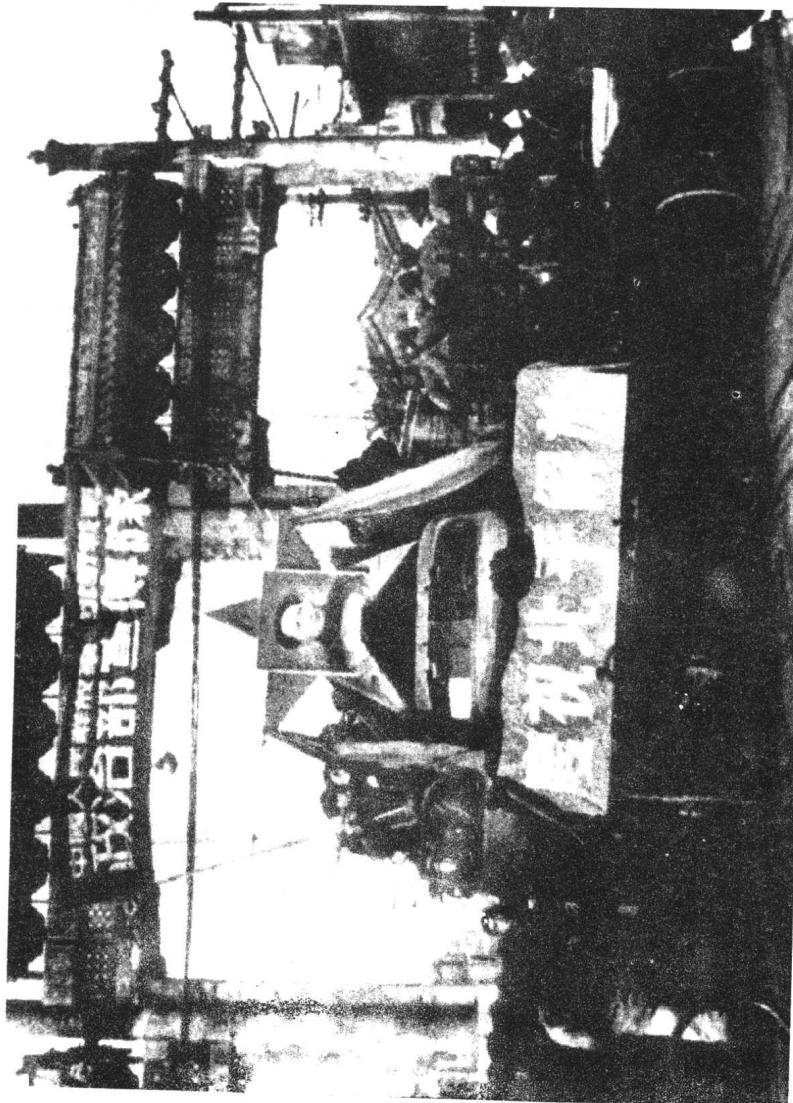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125 字数：266千字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
ISBN 7-5378-1933-5
I · 1872 定价：20.80元



尖峰时刻 历史焦点
国运何去何从 翻读开天日记
腐败导致了一个政府的翻船
民心 血写着历史的必然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是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





东北野战军浩浩荡荡开进关内

33540/0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

说点想说的话

写完这部书，本该松一口气的时候，已是午夜时分了。想写一篇类似“后记”的东西，搁在“前言”的地位上去发表。因为心头总有些“一吐为快”的愿望，手中的笔也就搁不下。

前些时候，八十八岁高龄的老父亲来京看病，住进三〇一解放军总医院，因年事已高，头脑迟钝得连许多亲朋故友都不认识了，一生中的记忆几乎丧失一尽，却念念不忘毛泽东。他在长春家中卧室里，有一架老式书柜，里面摆满了《干部必读》、《毛泽东选集》、《马克斯恩格斯选集》之类的政治书籍。那架书柜永远为他封闭着，除父亲以外，谁也不会去动一动那柜门的把手——因为那个时代似乎只属于他和他的那一代人；似乎离现在太久远了，恍如隔世。书柜里，永远被他放着一尊白瓷半身毛泽东的塑像，塑像前，也被他永远放着一颗红枣，一

只山核桃。记忆丧失后的父亲无论见到谁，都会说：“你说怪不怪？毛主席怎么自己跑到我家来了？”于是，他常常拿儿女们给他买回的水果、糕点之类，去喂毛泽东，还专门买了四条红毛巾，给毛泽东擦嘴。

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背地里说起这些，常常把父亲的这份痴迷作笑谈。其中也有几位当医生的给父亲下了诊断：“老年精神病。”写罢这本书，我也仿佛精神出了问题，一想到父亲，眼睛就发酸。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里，有一种东西，一种由中国最古老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改天换地的神力，被忽然到来的、引导我们飞速进步的另一种文明，给遗忘了，抑或说，我们这一代还从来没有真正读懂的东西，险些也被老一代人像珍宝似地揣在他们的胸口，永远带走了。

我很幸运，在八十八岁的父亲尚健在的时刻，终于能够走进他们的毕生引为骄傲的记忆，就像我们这一代人，会永远珍藏着我们的记忆一样，每一代人都有留给历史的最宝贵的东西。父亲在医院里，每天念叨毛泽东。他说，他尽管用两条红毛巾铺在毛主席身下，还用另外两条红毛巾盖在毛主席身上，他还是怕毛主席着凉感冒。他说，天冷了，东北下雪了。死活闹着要出院要回家，跟小孩一样。医生不叫他出院，他就骂医生是迫害他。没办法，谁也留不住他，他出院了，回家了。

事也凑巧，父亲刚走，北京电视台国际部的孙宁和中国作家协会文采声像出版社的刘永利两位编导就来约我，作二百七十四集电视文献记录片《一九四九年——今天的故事》的撰稿人。使我有幸进入了父辈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一年也是最辉煌一年所走过的、命运敲门的二百七十四天。

那时，我们都还在娘肚子里。所谓“新中国出生，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是在毛泽东时代唱着东方红、喊着毛主席万

岁成长的。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真正读懂过毛泽东。这里有历史原因，也有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时代，总是激变得太快的原因：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又十年；改革开放才二十年。历史和思想还来不及沉淀，我们又上新路了。写完这部书，我才发现，也只有到了今天这个时代，才真正能够读懂一点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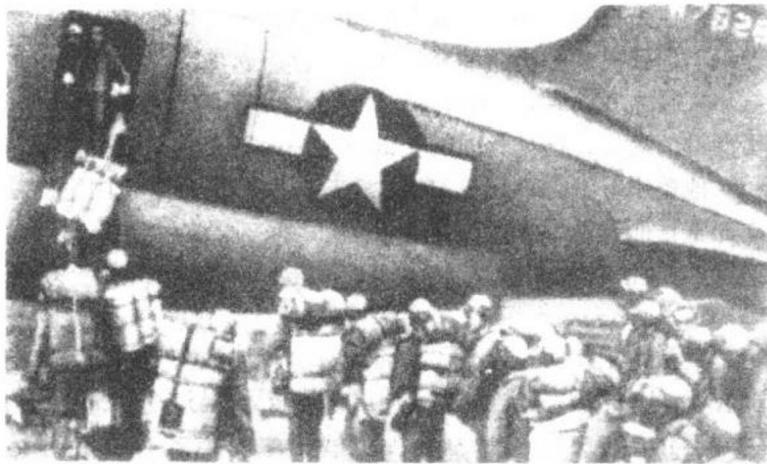
我刚刚写过的这二百七十四天的历史里，有许多值得沉淀下来，好好思想的东西：为什么建国以后，毛泽东坚持要在天安门广场竖立孙中山的画像？而孙中山以三民主义创立的中华民国会败落在蒋介石的手里？而仅仅把蒋介石看作“人民公敌”似的漫画人物，我们就永远难以读懂毛泽东。这两个属于那个时代的巨子留下的史无前例的大决战，不仅是东方兵法的经典，也是从“五四”到新中国三十年民主革命为什么在中国如此艰辛的历史大注脚。譬如，国民党为什么失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为什么赢得一个新中国，讨论了几十年，我们真正讨论清楚了吗？譬如，惩治腐败，为什么说，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可以在这段历史中找到注脚。譬如，治国根本大法，为什么将“无产阶级专政”，又改回到“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也可以在这段历史中找到注脚。中国共产党人在那个年代所创造的改天换地的奇迹，为什么那么由衷地得到人民大众发自心底的支持与拥护；陈毅为什么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都可以在这段历史中找到注脚。当然，蒋介石的众叛亲离，和毛泽东进北平前一再说，我们不能做李自成是同一个道理。又譬如，那个时期的许多好政策（进城以后党的工作中心向城市经济建设转移；农村实行普选，把土地分给农民让他们发家致富等等等），为什么后来又丢弃了？……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历史怎么拐弯，这些经典故事都永远不该忘记。

把中国领入一个新时代的邓小平，他的伟大不仅仅是打开

了一扇面向世界的改革开放的大门，更不仅仅是让中国人都过上了好日子；还在于他在新时代行将开始的时刻，就告诫我们：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能丢。邓小平是一个极善于把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去务实的伟人，他的成功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就在于他既不割断历史，又会创造未来。

我似乎读懂了一点父亲，也似乎读懂了一点毛泽东，乃至毛泽东同时代的另一个伟人邓小平。但是，历史总要靠着一两个伟人去创造，我们这些后代人，就显得太无能了。父亲那种情感，我们应该珍惜，但实在不必重演。毛泽东崇拜过谁？邓小平又崇拜过谁呢？难怪现在的时代青年们都去崇拜歌星。当毛泽东、邓小平赢得一个时代的时候，他们赢得的是人心。想想新中国，想想改革开放，真正读懂了，不是需要你去重复，而是需要创造。创造什么呢？创造真正的民主与法制，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留给我们这代人乃至下一代人永远的课题。

作者 黃獻國
一九九九年元月二十日凌晨
写毕于北京魏公村



美国飞机运送国民党军赶赴内战前线

一月一日



元一九四九年元旦，命运之神在大江南北，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正敲响中国之门。

前一天的晚上，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前，警卫林立，各色小汽车在年末岁首的节日彩灯下，闪烁迷离的光芒。蒋介石在新年到来的时候，请在京的党政军首要，前来商讨他那将发表的元旦文告。

晚六时许，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佑任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委四十余人相继来到。

蒋介石的性格里，很少直奔主题，常喜欢绕起弯子误正事。

当天。他是打着“吃团年饭”的旗号，把大家招呼来的，自然少不了把盏祝酒之类的客套与寒暄。接着，他才郑重地道出了新年来临之际，他的一块心病：“现在，我不得不说，局势已到了严重的地境，这是党国的关键时刻……”

他抛出一纸总统元旦文告：“……只要和谈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

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蒋介石一改他两次于国共合作中翻脸不认人的故态，居然主动伸出橄榄枝，要与共产党和谈了。

蒋介石在文告的最后表明：自己意欲下野，不再担任总统，“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念完文告，全场鸦雀无声。次日，这纸文告，便公开发表了。

当天，远在河北省一个平静的小山村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则坐在火炉边，收听到了新华社广播电台播出的毛泽东于元旦发表的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在元旦献辞中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说，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反革命的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战争的第一年，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战争的第二年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

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战争第三个年头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

人民解放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九四九年迈向新中国的时间表。毛泽东在新年献辞中说

——
一九四九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

一九四九年将要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

毛泽东在新年献辞中宣告：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毛泽东的这些预言，都被这一天以后的二百七十四天内言中，并且实现了。

在新年伊始的这一天里，毛泽东和蒋介石——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两大巨子，各执一块敲门砖，敲响了中国命运的大门。不同的是，一块敲门砖，变成了一座孤岛，飘泊流离，老鸦孤影；另一块敲门砖，则变成了人民执掌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印，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永远成为了不堪回首的过去。

一月二日



前一天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相呼应的是，国

民党各大报纸于这一天都发表了“张学良即将获取自由”的大字号消息。国民党各路头面人物，也轮番坐镇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进行和平演讲。

然而，就在南京的“和平”攻势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刻，蒋介石则抱定了“下野”的决心。他为什么“下野”呢？《元旦文告》中自有一段自供状：“自洛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东北九省重演九·一八的悲剧。华东华北工商事业集中的区域，学术文化荟萃的都市，今日皆受匪患的威胁。政府卫国救民的志职未能达成，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栗，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

真的是引咎下野吗？在呼吁“和平”的幌子下，蒋介石的军事眼光，似乎已经预感到了失败的命运已经降临头顶。激流勇退，在大厦将倾之前卸任溜掉，把千古罪名留给别人去吧，这也实在是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新年伊始最为聪明的选择了。

这一天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报道了蒋总统亲赴机场为阎锡山送行的消息，同时透露了前一天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上层召开“竟日会议”，商讨布署各战场的军事对策。于是，那些在政治上从没有政客们“成熟”的新闻记者，不小心又为国民党政府帮了倒忙，露出了蒋介石秣马厉兵的马脚，“和平”的橄榄枝刚

刚伸出墙头，后院里又开始磨刀霍霍了。

然而，国民党的《北方日报》却发表了《首都飞出和平鸽》，极尽浮华雕琢的美丽辞藻。

蒋介石所期待的“和平”真的会来吗？政治家欺骗老百姓和那些昏庸无能的应声虫们，大概永远是“高手”。一时间，“和平”的呼声遍于江南的官方报刊。



淮海战场一角

一月三日



九四九年开局的中国，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所谓“残局”的态势，已绝对是对共产党人有利——

在平津前线，人民解放军东北、华北一百万大军对龟缩于北京、天津等地的残敌已完成战略包围。

淮海战场，人民解放军也完成了对杜聿明属下邱清泉、李弥所部两个兵团的包围，先发起政治攻势，希望他们弃暗投明，免受灭顶之灾。

当日，东北各地人民群众继续热烈欢送大军入关，而冀东、冀中两区人民则正在赶修公路、架设桥梁，大力支持人民解放军进军华北。

优劣分明，胜败注定的棋局，已清清楚楚地摆在了大江南北国共两党司令部的面前了，选择所谓“和平”的蒋介石，严令不准杜聿明、傅作义向共产党“求和”，而叫他们血战到底，杀身成仁。

那么，这盘棋该怎么下，就由不得蒋介石了。稳操胜券的毛泽东，还是指挥平津、淮海两大战场，暂不动兵，等待傅作义、杜聿明在投诚和抵抗两条道路上作出选择。

淮海战场的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已完成包围，休战近半个月了，杜聿明仍然迟疑不决。此时，毛泽东于统帅部，迅速调动部队，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于是，命华东、中原野战军向杜聿明发出最后的通牒，再不投降，南方的这颗棋子，就要端杜聿明的老巢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对傅作义完成兵临城下的威慑之后，秘密派出代表，与傅作义接触，耐心说服他脱离国民党政府，归向人民阵营。于是，毛泽东于一南一北，以战争与和平两种不同的方式，决定了杜聿明和傅作义两个军事集团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